2023年7月2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杨道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邝才热
海南日报

红色印记

琼崖红里识海南

■ 彭子柱

读着党史，遥远的烽烟散去，故事却历历眼前。而身处海南，不可不逛海南红村。沿着弯弯海岸，曲径通幽处，古雅的村落，一段段尘封的往事默默诉说历尽沧桑的巨变。被血雨腥风浸染过的赤帜上，镰刀与铁锤组合的图案依然熠熠。静听椰风，耳畔赤帜猎猎漫卷燎原星火，仿若身置井冈烽烟；望绵绵海波气吞长天，又如居于嘉兴南湖红船。紧握琼崖纵队老战士青筋凸起的手，一声感叹，苍凉的历史与明澈的现实陡然叠合，百年红歌嘹亮穿越久远的时空悠然飘来又倏然而去，透彻了头顶的天空。在与老人的拥抱中，心与心感应，情与情交融，思如海潮翻涌，我感动于这海边红村。

最初的感动源于海口市竹林村邱氏老宅内，这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室内古朴清雅，一张木桌，几把条凳，星星之火由此蔓延，琼崖的夜空从此嗅到火种的气息，南海的天穹因此而燃烧。早前我初次拜访竹林里时，就被革命先辈英雄事迹震撼了，为寻找光明，该村还有不少英烈血染疆土。

椰风飒飒吹过，几声号角响起，我陡然触摸到历史的厚重。琼崖烽烟依然历历，二十三年红旗飘展，我便在星火燎原中了。上个世纪20年代，当苏维埃革命火种传播到琼州大地，正义与邪恶的一场较量，琼崖烽烟弥漫大地……母瑞山上英魂惨烈悲壮，整个海南岛上，无数英雄血染琼州。血腥把历史熏得蜡黄。历史血海滔滔，一支缀着红星、戴着斗笠、缚着绑腿的红军队伍，被反动政府逼进深山，以母瑞山为红色革命根据地，风餐宿露，经受毒虫叮咬，吃着野菜，胸怀革命必胜信念，历尽苦难，坚强地为穷苦人民寻找光明和前途。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跨过琼州海峡，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弃城而逃，这支面黄肌瘦的琼崖抗日独立队，以民族大义为重，凭弱小之力勇对日军飞机大炮，在海口通往琼东地区的南渡江潭口渡，打响琼崖抗日第一枪，让狂妄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受到打击，且拖延日军东进，为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读着党史故事，寻听久远的枪声，我来到潭口渡。一到江边，就被南渡江的涛声震慑住了，阵阵訇响中，久远的抗日枪声恍若穿透历史厚重的壁垒，拂过我敏感而脆弱的耳膜，如这奔流不息的流水，汹涌而来又蜿蜒而去，从80多年前那个喋血的春天一直流到今天，把那段血红的历史洗刷得发白。伫立江岸，我取出从家乡带来的那包乡土，漫步江堤。和煦的春阳斜照江面，波光粼粼，满堤缀绿，柔草清芳四溢，碧露莹莹闪烁。南渡江从群山中奔涌而出，蜿蜒百里于此入海。江水孕育琼州大片沃土，养育无数勤劳勇敢、坚贞不屈的琼崖儿女，我理解海南人民将南渡江比作“母亲河”的情怀。望着滔滔江水，莫名的激动油然而生。我已扎根这方热土，与南渡江相伴，与海南人民相伴，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护卫这片神圣而美丽的土地。我心潮起伏，面临南渡江水，高高托起手中的乡土，干燥的泥土从指间滑落，粉末随江风飘落，和琼州大地相亲相融。我应该让心中的乡情融入这生长英雄的红土地，让满怀的感恩和热爱，去安抚那与世长存的英灵。

为抚慰长眠于这片红土的英魂，不久，我又到大致坡镇洽教村，想起当年和战友们来这里的情景。这里先后有60多位英烈献出宝贵生命。1950年3月，琼崖纵队为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海南，与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渡海先锋营并肩作战，英雄血染大地，7座长满杂草的坟茔静静伫立村头。

一边为英雄添土上坟，一边默默感动。英雄往事，我无法用泪水抚慰，只能用沉默来诠释心中的沉重。直到走进渡海先锋营指挥所旧址，这份沉重才得以释放。在古朴而简陋的村祠堂内，陈列着渡海先锋营曾用过的旧桌破凳，抚摸发黄的军用地图，一个个红色箭标，穿越琼州海峡，穿越海边村落，从久远的历史时空穿透人的心灵，我热血沸腾。抚摸落满尘埃的遗物默默解读，也算一种慰藉。

今天，我们学着党史走红村，这是对先烈的一种怀念。“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古有花木兰，今有娘子军……”“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海南岛上保卫祖国……”“为什么只有你色彩最鲜亮？亲吻着蓝天比太阳还奔放；为什么风卷残云只有你最狂？二十三年听你血澎湃情涌荡……”倾听一首首在琼州大地土生土长的红色歌谣，就想起身经百战的琼崖纵队老战士，心便豁然，老前辈们剑指苍天，胸怀大海，怎不叫人肃然起敬？无论天高海阔，先辈们的笑容都融化在碧海长天里。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可以静静倾听红军潭的流水洗涤心灵；在冯白驹故居，合抱亭亭径直高耸云天的椰树，可与老前辈亲密拥抱，这是英雄敞开的胸襟，任你思接千载意驰万里，老前辈的胸怀依然坦荡无边。

在海南看红村，人们可以尽情地去亲近历史。在万泉河畔，可到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走走，寻找关于红色娘子军老战士曾经的足迹，从发黄的照片里探知她们当年持枪的飒爽英姿；在五指山山区，可听黎族老人讲述当年党旗飘过、红星闪过家门前的那种激动；在南渡江边，可去纪念馆追溯琼崖纵队当年抗战的历程；在临高角，可以临海感受琼崖纵队当年接应解放大军渡海登陆的浩然气势；在西岛，可与女子民兵连巡逻海边……自然而然想起《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是琼崖女儿燃烧的革命激情和红军的鲜血茁壮了这支铁骨铮铮的歌谣。海南岛虽与大陆隔海相望，但革命烈火熊熊，照亮南海天空一片通红。

红旗镇的本立村也是老区红村，却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在新修的村委会展览室，可见1955年10月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观摩几十年前创建的新农村，农舍井然，古木葱茏，村道通幽，花木飘香，叫人如入画境。村民们满脸洋溢的是自信是富足，我被深深地感染。

从本立村到演丰文明生态镇，驱车二十分钟。这里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在镇北东寨港湾的星辉村，是一个花园式新农村，它与北边的后排仔、林市、美园、北排，南边的高呼、龙江、下山、红树林等100多个村庄组合成乡村公园，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大景区。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美愈加丰富厚重，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们流连忘返。荡舟红树林中，仿若漂进白洋淀的芦苇荡里，这里曾是一片陆地，明万历年间，一场地震将72个村庄沉入海底。后来，这里长出了一片红树林。土地革命时期，这片红树林曾掩护着她的子孙后辈们逃过血腥的屠杀。穿行林中，海韵悠悠，我心里的苍凉幻化成莫名的悲壮。林中百鸟争鸣，不知谁在吟唱，一段尘封的往事，酿成陈年老酒，伴随历史的潮音涌向无边的极远。袅袅醇香，化作潇潇悲歌，让我默默品味出无言的厚重。

行走海南红村，英雄们的光辉事迹让我激情荡漾，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火热场景催人豪情飞扬。琼崖先烈因寻找光明而激昂，我为了美好明天而奋进，相遇相知中，我从先辈们的信念里，红村古朴的风情里，南渡江奔涌的浪声里，南海拍岸的惊涛里，获得了什么？我只好浅唱低吟刚刚填好的《红旗不倒》一词，让激动的心绪谱成党的革命英雄们赞歌。

安放于海口骑楼老街的风情雕塑《老爸茶》。 程连仲 作

文艺随笔

梅兰芳以戏抗战

■ 姚秦川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梅兰芳自北平移居上海，考虑怎样才能为这场抗击日寇、保土卫国的战争出一点力。

作为京剧名角，梅兰芳知道他能做的最大贡献只能通过戏来完成。可是，什么样的作品才更具号召力呢？正在梅兰芳左思右想的时候，他的好友叶玉虎来访，听了梅兰芳的想法后，叶玉虎建议排演一出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兀术的历史题材剧，突出梁红玉擂鼓助战，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梅兰芳听后激动地说：“京剧剧目中本来就有一出《战金山》，是刀马旦的戏，我们可以依此重新编一出，您给起个名字。”叶玉虎略作思忖后道：“《抗金兵》如何？”“好，就请您编剧。”梅兰芳回答道。从第二天起，叶玉虎、梅兰芳、许姬传等人开始轮流执笔，共同起草，一面编，一面排。大约用了四个月时间，《抗金兵》就同观众见面了。

梅兰芳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就是想以历史为镜，以古鉴今，号召人们奋起抗敌。最终，梅兰芳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威风凛凛、英勇抗敌的女英雄形象，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也非常地振奋人心。

到了1933年，梅兰芳又参与改编并主演了历史剧《生死恨》。梅兰芳通过对韩玉娘这个普通中国妇女苦难遭遇的描写，寄托了当时整个民族遭受的离乱之痛。在剧中，梅兰芳饰演的韩玉娘满怀激愤地唱道：“要把那众番兵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了心肠。”

梅兰芳的演出激发了广大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也触怒了驻扎在上海的一些日本官员，他们暗中指使日本浪人破坏演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沦陷为孤岛。梅兰芳身居沦陷区，不为敌伪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毅然蓄须明志，拒绝演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室迩人远

人也是有根的

■ 杨献平

十多岁时候，我懒惰出了名，别人嘲讽说，喝西北风都抢不到一个好地方。一年初夏某日，我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到了地里，坐在地边的石头上磨洋工。父亲一声不吭，蹲在正在成熟的玉米地薅草。太阳大得像碾盘，直罡罡压头顶。我看着父亲早已汗水濡湿的后背，觉得心疼，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蹲在父亲身边。

父亲看了看我，用手背抹了一把汗，甩在地上，咧嘴笑笑，说：献平，咱当农民的不会种地，以后恐怕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我犟说，爹，我不想当农民，不想种地！父亲又咧嘴笑笑，手指继续薅草，然后类似自言自语地说：草多了就把庄稼养分抢了，这人也都是一个样儿，想法多了，不一定是好事，要真遇事儿，反倒没了主意，到最后，还是自己吃亏。

我没有吭声，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他说的这个道理，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显然有些玄奥了。父亲一边薅草，一边蹲着向前挪。我也跟着汗流浃背，焦躁不安。父亲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对我说：你去歇着吧，这么点草，我一会儿就薅了了。我迟疑了一下，盯着父亲的脸看了一会儿，确信父亲是真的让我去歇着，才起身。可还没有走到地边，忽然又惭愧起来，回身看衣服湿成肌肉的父亲背影，我叹息一声，又回到父亲身边。

如此半天，浑身如散架，吃了午饭，父亲又要下地薅草，我一听，就说腰疼，父亲笑了一下，自己扛起镢头，又提了一把镰刀，冒着烈日，又往地里去了。

再后来的暑假，跟着父亲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总是自言自语，有时候突然说“这麦子缺墒！没墒就像人没饭吃，手里没存粮和余钱。”“玉米霉了，雨水多了少了都不行，均匀才行，其他的事儿也是这样儿的！”“虫子也是爹生娘养的，一条条活得也不容易。”诸如此类，我觉得有道理，可没多久就忘了。长大以后，偶尔想起来，父亲每句话似乎都包含了某种哲理。比如，他说：这块地今年种了玉米，下年就得种谷子或土豆了。我问为啥，父亲说：一块地老是种一样庄稼，养分就淡了，长不好庄稼，也打不了粮食。还说：庄稼全在根儿上，要是没施好肥，浇不够水，遇到大风，庄稼就很容易被吹倒，长不好，打不了粮食。

父亲还说：庄稼跟孩子一样，小时候没奶水，吃不饱肚子，就长不成大汉。不论哪一种庄稼，都是泥土里面长出来的，石头上不能种地，磨盘上不能跑马，不论啥物件，都是有根儿的。当时，我对父亲这些话似懂非懂，觉得他只是在讲他种地的经验心得，也没往心里去。直到2009年3月9日，父亲因胃癌逝去，锥心的疼痛以外，时不时想起父亲在世时的某些言语和情景。其中一些是相濡以沫的亲情及舐犊之情，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上面他说过的那些不经意的话。

那其实就是一些生活经验，还有他对一些事物和事情的看法。比如，他说的“啥都是有根儿的”这句话，现在想起来，我忽然有一种洞然敞开的通晓感。我想，庄稼是以根为命的，没了泥土，庄稼就不再是庄稼了！人也是一样，我们的根就是曾经站在我们生命前面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还有母亲、祖母和曾祖母。漫漫光阴之中，一些人匍匐下去，一些人站起来，像年年萌发、成长和收割的庄稼，像枯荣的草木。世间的一切，都如此这般，从地下升起来，从空中倒下去。一些长出来，一些烂进去。如此循环，如天道，如真理。

父亲逝去后的很多时候，无论是吃饭，还是喝酒，到有意思的地方去转，抑或一家人一起聊天，想起父亲，我心总是针刺一般地疼。我想，此时此刻，父亲要在多好，我们可以像当年一样，一起聊天，一起去地里做农活。可惜，大地上的人，也像某一季节的庄稼，一旦抽穗结果，支撑到成熟，它的使命就完成了，而且只有一次。

年岁渐长，每次回到故乡，都想，父亲要是还在多好！再大的太阳，再累的活儿，我也跟着他一起干，或者，他坐在地边儿上乘凉，我来做农活儿。可这些想法，真的成了痴心妄想。至今我还记得，每年初夏时节，玉米、麦子和谷子正在成长，每隔三五天，父亲总会扛着锄头，挨着给庄稼们翻松根部的土，铲掉杂草。在密密的青纱帐与风吹如浪的麦地里，锄头和泥土发出的响声沙沙的、嚓嚓的、当当的，在旁边的山崖及河沟里穿梭鸣响，从地边到地头，父亲来来回回，乐此不疲。

我知道，松土是为了庄稼更好更深地把根扎进去，长得更高和结实。而父亲，对于我的那些关爱，其实也是像跟庄稼松土一样。因此，父亲其实是我和我的儿子的根，遥远、密集、结实，时刻传送着一种无形但蓬勃的力量，始终和泥土有着深刻的关联，也和周边的泥土、风、草木和流云，甚至日月星光须臾不离，手拉着手，心挨着心。

风物写意

池上夏色

■ 董国宾

夏时，池中红朵开。

风隐去了，池边蜻蜓寂无声息，一只，两只，数不清的薄翅停滞了一般。一片柳叶上，光阴躲藏了，心思栖在心尖上。嬉闹的蝶没有来，几朵白云停在天空一隅，安静的夏日宛若清梦。

正午，几只蝉撕破了喉咙，远处牛哞拖着余音，邻家传来劈柴的声音。池塘边的树上，黄鹂在青枝间鸣啭，清新悦耳，如摇银铃。一丛丛小花朵，在清池畔张开红唇，大口大口吐露幽香，令人欣喜。

午后的荷塘，风憩在阔荷上。倦了的蝉，忽而沉默无言。红荷朵朵，悄悄点亮了夏的眸子，没有人语，没有杂声，红荷绿水送来一片夏思。池边青叶茂密，树荫下寻凉的老爷爷脸上盖一把蒲扇，在梦中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着红肚兜的小娃儿蹑手蹑脚走过来，攀上岸边小船，轻轻划向绿池深处。

池上，池水像一块薄纱，小船踩过绿波，偶有一两句童声。一帘景色中，清影、阔荷，红朵，青莲，敲碎静寂，搅乱了一颗童心，泄露了季节的秘密。荷朵红艳如霞，这里那里点缀着，小娃儿伸手去摘，却又不知要采哪一朵。荷叶蓬蓬如盖，清池碧衣翩翩，交错的绿叶间躲着一枝胖莲，小娃儿急忙采来，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小娃儿扭过头去，老爷爷仍躺在池边午睡，马上吃到又甜又脆的莲子了，小娃儿心里暖暖的，稚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荷朵吐艳，小船拨动水影，几朵闲云在头顶上眨着眼睛，戏水的小鱼儿探出头来，枝头上又响起蝉鸣。调皮的小娃儿趁大人午休，自以为没有人影晃动，更无人声鼎沸，便偷偷潜入荷塘，于满池秀色中采撷童趣，像一粒石子投入一潭碧水，溅起几朵快乐的浪花。小船回转，岸上鸟鸣嘤嘤，蜜蜂抖着薄翅，老爷爷身子似乎动了一下。那一池秀水中，荷塘举着红朵，荷叶如微雨沙沙，浮萍闪开一道波痕，悠悠小船走向岸边。

小娃儿正要上岸，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猛抬头，母亲早已站在岸上。

及时应令

为青春送别

■ 明伟方

这几天从火车站路过，广场上到处可见依依惜别的大学毕业生。挥舞的手臂，飞扬的泪花……熟悉的场景让我一下子回到了33年前的七月，回到了我为大学同学一个个送行的日子。

那年，学校原则上要求我们7月15日前离校。7月10日毕业会餐后，就有同学开始陆陆续续离校了。阿黄是我们班第一个离校的，深圳一家公司一直催他快去报到。实习期间，他就参与了这家公司一项新产品的开发工作，深得该公司老总的器重，直接点名要他留在公司。我和同学们一起将阿黄送到火车站。站台上，不善言谈的阿黄一个劲地落泪，他舍不得第一个离开同学们，他为自己不能给其他同学送行而内疚……

离别总是那么令人伤感。每送走一个同学，下一场的送行中就必定少一个熟悉的身影。当年，我是班上唯一一个留在学校所在城市工作的，我理所当然要把每个同学都送走后再去自己的单位报到。

7月15日，班上大多数同学都顺利离校了，只剩下阿力、阿珠和我三个人。阿力买的是16日凌晨的火车票，他是班长，为了送其他同学，他一拖再拖自己的行期。而阿珠迟迟没走的原因是：7月20日，他还要参加《高等数学》的补考，这是他最后一次补考机会，事关他能不能顺利毕业。这也是让每个先期离校的同学都牵肠挂肚的事，他们嘱咐我，一定要陪阿珠到最后。

阿珠来自北方一个偏远的山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接受本地的方言教学，基础相对较弱，读大学后，虽然他学习很用功，但还是学得十分吃力。平时同学们都十分关心他，帮助他顺利完成了其他功课，唯有《高等数学》，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补考。

7月16日，我开始帮助阿珠进行紧张的《高等数学》的补习。平时人满为患的图书馆，那时常常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不断地给阿珠鼓劲加油，终于，阿珠顺利通过了补考，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书。

7月22日，我送阿珠——我的最后一位离校的同班同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阿珠抱着我，激动得久久不肯放手。

大学里的记忆很多，但关于毕业送行的记忆，或许是留在我和我的同学心中最难忘的记忆。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15分 印完：4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